

川剧之光·下册



I SHI XI YUAN

一世戏缘

陈国福 著

巴蜀书社

《川剧之光》编辑委员会

顾 问：李 致

主 编：张仲炎

副主编：胡继先 朱丹枫 张开国

编 委：陈兆民 陈智林 任庭芳

廖全京 秦德宣 张庭秀

钱兆鸿

办公室主任：钱兆鸿

办公室成员：夏官禄 余洪川

序

李 致

国福第五本戏曲著作《一世戏缘》即将付梓。看到校稿,十分高兴,并乐意为之序。

国福是我在川剧界的一位老朋友。自1982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提出“振兴川剧”,我们因工作结识,交往至今,可以算是半世戏缘吧?

作为一个时代的大学文科毕业生,国福挚爱民族文化,钟情地方戏曲,有着执著的人生理想和顽强的拼搏精神。40年间,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和坎坷,始终坚守着这方热土。借用屈原《离骚》里的一句话,大约可以称作“虽九死其犹未悔”。他长期担任艺术行政工作,业余才写剧本,写文章,两者之间不仅没有矛盾,反而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比较起来,他在戏曲评论方面成就更突出一些。

国福长期生活在剧院,从一个戏的剧本创作到投入排练,从素排、响排、彩排到正式公演,几乎参加了每一个戏二度创作的全过程,并且常常在观众席里,留心他们的反应,倾听他们的意见,及时反馈,以利于进一步加工提高。从写剧情简介、演出消息、评价剧目、演员和演出到著书立说,文章也越来越贴近艺术本质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如果将他早期的《天府之花》、《川剧揽胜》对比后来的《周企何舞台

艺术》、《中国川剧》，特别是即将问世的《一世戏缘》，我想读者也会明显地感觉出来。我常说，我为结识这些文友感到高兴而深受鼓舞，因为他们的精神和成就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应当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四川省川剧院为国福出版个人专集，无论是文化积累或昭示来者，都是很有眼光的措施，借此机会也向剧院负责同志表示我的敬意。

在戏曲评论工作中，国福从不鄙弃“豆腐干”式的小文章，龙虫并雕，集腋成裘，这是他的一大特色，就像高楼大厦原是一砖一瓦盖造起来一样。他的文章长短不拘，形式多样，析剧本，侃名角，赏表演，说唱腔，讲趣闻，台上台下，均有涉及。看得出来，他也读了不少戏曲著述，古代的、现代的，乃至西方戏剧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尚那种摘抄式的旁征博引，而是将其精髓条分缕析地融入笔下，化作自己的东西，成一家之言。论及川剧在欧洲、美国、日本乃至港台地区的演出活动及其深远影响，没有一般地历数鲜花与掌声或记录异域风光，而是在中外戏剧文化的比较与研究之中，探索并揄扬中国戏曲的民族特色，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他由川剧联系到欧美流行的歌剧、哑剧、芭蕾，联系到莎士比亚、布莱希特、弗洛依德，乃至日本的歌舞伎、能乐、狂言与文乐（净琉璃），藉以发现和借鉴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不同的传统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相互之间的了解，表现出广博的学识和独特的视角。

国福的戏曲著作好读，耐读，文采斐然，在剪裁与提炼方面独具深功。比如，谈到川剧经典剧目《秋江》在国内海

外的传播,追寻那么多剧团和演员的演出踪迹,列出那么多国家和人民的种种反应,读之令人眼界开阔,深受教益;再如,综论任庭芳的表、导演艺术,例证中举出大、小剧目若干个,他不仅多次观赏,娴熟于心,而且往往独有发现,抓住特点,一语中的,展示一位当代表、导演艺术家的生平、艺术及其人品,神形毕肖,给人一种亲切感和崇高感。国福在《一世戏缘》中,通过一个剧院的发展,展示一个剧种的辉煌。青年人读了这本书,也可能与戏曲结缘的。谓余不信,请试读之。

目 录

序	李 致
---------	-----

光华街 新戏窝子 说戏论角

川剧《变脸》：绝技变绝剧	(3)
魏明伦的见面礼	(15)
秋桂不逊春兰	(22)
刘忠义“变脸”有术	(29)
江南《变脸》走一遭	(31)
喜见荧屏再《变脸》	(39)
跨世纪的《夫妻桥》	(43)
《和亲记》重塑三国豪杰	(48)
依依新柳绿无涯	(53)
“恶之花”《潘金莲》	(55)
人鬼交迭《聂小倩》	(57)
严明律典《卧虎令》	(60)

幕后走到台前来	(68)
治国齐家《说太后》	(71)
既媚且美看隗妃	(73)
虎年请虎闹新春	(75)
星陨长空照汗青	(77)
川江船工的高歌健舞	(80)
向新世纪“献丑”	(83)
甘于寂寞 勇于拼搏	(93)
生从死去人鬼恋	(100)
拍曲唱歌相映美	(102)
阖宫欢庆郝氏醋	(107)
光彩秀丽的“金达莱”	(109)
陈书舫的关门弟子	(114)
“帝王之姿”李艳冬	(120)
张明下书慕英雄	(123)
傅贵风姿媲牡丹	(125)
王变脸 变脸王	(129)
面向观众说“包装”	(135)

状元街 奋笔梨园 记胜追怀

邓小平同志关怀川剧·····	(145)
振兴川剧走“头旗”·····	(150)
大开发 好机遇·····	(158)
川剧蜚声欧罗巴·····	(163)
巩俐捷克《射雕》·····	(175)
德国友人《闹齐廷》·····	(180)
美国朋友唱川剧·····	(183)
中日交流话川剧·····	(197)
新加坡华族大典·····	(206)
《秋江》荡舟世界·····	(208)
香港同胞情结川剧·····	(218)
两岸川剧本一家·····	(229)
陈若曦关注《潘金莲》·····	(237)
梨园回春花枝俏·····	(240)
硕果累累向秋荣·····	(244)
丑之为美 丑不胜收·····	(250)
阳翰笙与川剧·····	(258)
李亚群与《和亲记》·····	(268)
《和亲记》重新上演·····	(270)
断臂维纳斯 腿残新凤霞·····	(272)

蜀伶拔萃陈书舫·····	(275)
陈书舫轶闻拾零·····	(282)
周企何小传·····	(293)
继往开来 蔚然大家·····	(308)
《诗酒长安》老更成·····	(314)
聆听郑伯昌·····	(318)
当代川剧备忘录·····	(321)

附 录

“臭老九”变成了戏剧家·····	(336)
十年评戏四本书·····	(342)
私淑京剧·····	(346)

光华街 新戏窝子
说戏论角

成都市光华街扩建改道，东头南边新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小剧场，名叫“中国川剧”，原是四川省川剧院排演厅，舞台朝南，现在向北。那里北邻盐市口，南近锦水苑，地处蜀都商贸旅游的黄金地带。自1995年春节踩台开业以来，每逢双休日或节假日安排午场，陆续推出《白蛇传》、《柳荫记》、《绣襦记》、《荷珠配》、《和亲记》、《夫妻桥》、《望娘滩》、《玉堂春》、《潘金莲》、《洞房奇案》、《春草闯堂》、《杨八姐智取金刀》等大小传统剧目200余个，至1997年11月演出《变脸》，观众趋之若鹜，剧场一再爆满。稳住了老观众，争取了新观众，培养了小观众，吸引了洋观众，成为锦官古城又一个川剧“戏窝子”，让我们一起说戏论角吧……

川剧《变脸》：绝技变绝剧

川剧传统表演中的“变脸”特技，在20世纪90年代独享盛誉，被国内海外称作“中国一绝”。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将绝技“变”绝剧，演绎了一幕催人泪下的人性悲歌。1997年7月由四川省川剧院首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它跨越时空，为南北地区广大新老观众喜闻乐见。^①笔者在接受南京《服务导报》记者冯秋红小姐采访时曾说：贴在江苏省人民剧场门口的一副对联，可以概括《变脸》之“绝”——“中国戏剧面向未来锐意创新的成功典范，‘巴山鬼才’魏明伦超越自我又一惊世之作。”^②

(一)

大约因为出身梨园世家，魏明伦有两个剧本为川剧艺人“立传”：一是川剧《易胆大》，后来由作者改编，经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为彩色故事片《梨园传奇》；一是影片《变脸》，先是香港邵氏兄弟影业公司搬上银幕，继由银幕回归川剧舞台。魏明伦“打本子”，从酝酿到完篇，通常需要一年的时间。这次改编自己的电影剧本，只花了三两

月的功夫，如此神速，实属罕见。这与他现在执笔的心境有关。

说来话长。魏明伦曾多次毫不隐讳地公开自己的苦衷：写剧本依附性太强，非艺术因素太多，不若杂文与散文“自由”，如天马行空，率性挥发。我深然其理，早有同感。《易胆大》、《四姑娘》、《潘金莲》、《巴山秀才》以及《中国公主杜兰朵》等，粉墨登场已属不易，上省晋京，路资甚巨，市县级剧团确实不堪重负。几年前，笔锋陡转，客串“杂文家”（这也算作“变脸”），在毁誉参半中声名大震。正当他打算揖别川剧的时候，命运之神令他折身重返梨园：祖孙三代举家乔迁成都，本人供职四川省川剧院。川剧《变脸》既是同名影片由银幕回归舞台，同时更是剧作家重操旧业的“换代产品”。且喜这段一“变”再“变”的戏外功夫，就像自贡盐井吸卤那样，开掘出难以企及的心灵感悟深度，使魏明伦对社会人生、对戏曲舞台的了解和把握，步入出神入化的造极佳境。半生积累，再作奉献，魏明伦一如既往，不改初衷。他背靠传统，面向新世纪，身后是川剧，眼前是青少年，继续开垦那片“传统精神通向现代化观念的中介天地”（余秋雨语）。他阅世深，学识广，哲人的智慧，斐然的文采，使剧本大雅大俗，亦庄亦谐，可歌可读，丽质天成。情节跌宕之中，常常出现逆转，悲喜交错，祸福相依，让人初觉荒谬，思之继而叹服。种种传统手法拿来我用，既能展其才，又能畅其情；既有曲体的通达，又有民歌的随意。当剧作家对旧作进行哲学反思，力避猎奇或媚俗，即是绝假存真的性灵之响。深刻严峻的悲剧感交织着轻松乐观的幽默感，显

示出剧作家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清醒的理性主义精神。恰如“鬼才”在解剖自己的矛盾心理时所说：“我是戏曲的孝子，我一百次说跟川剧‘拜拜’（再见），可是一百零一次我又写戏了。现在不是又写戏了嘛。”^③

随着川剧《白蛇传》享誉东西方，其中《水漫金山》一场紫金铤钹的“变脸”绝活，也受到亿万中外观众欣赏，形成当代戏曲界出现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先是台湾作家陈文贵据以创作小说《格老子的孙子》（四川土话：我的孙子）。旅美著名导演吴天明抓住小说的故事创意，特聘魏明伦编写电影文学剧本。魏明伦在川剧轶闻中钩沉纪实，对小说故事加以提炼和丰富，展示身怀绝技的单身艺人带有传奇色彩的凄苦人生，使影片在国内海外频频获奖，声名远播。在川剧改编本中，“鬼才”又有新招，他在“戏中戏”的框架结构中，将“变脸”与“代角”糅为一体，让人贩头子代警察局长，人贩老二代稽查科长，通过“舞台小天地”，透视“天地大舞台”，意趣盎然地描绘出一个被遮掩、被颠倒的荒诞世界。一戏一招，但万变不离其宗，招招不离人间烟火，每戏关注世上波澜。

魏明伦在接受《南京日报》记者吴崇明长途电话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剖白自己：《变脸》写的就是我，我就是剧中的“两个半”：“水上漂”、“活观音”梁素兰和狗娃，两大一小三个角色。魏明伦从小就唱戏，人称“九龄童”，曾经历狗娃的遭遇，还与许多苦难儿童打过交道。“十年浩劫”期间，魏明伦也曾蒙冤受屈，挨批遭斗，有着江湖艺人水上漂的沧桑身世；如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上下穿梭，左右周旋，为民讨公道，替人求说法，仿佛梁

素兰那样的“活观音”，但又不是官，手中无实权，想办点事还得违心地说上几句恭维话，耐着性子听几句官腔，这就得“变”一张脸，不得已有时还得“三变化身”。魏明伦说，《变脸》这个剧名具有一种多义性，不仅指一种川剧表演的传统绝活，同时也泛指社会与人生。现实生活中的“变脸”形形色色，需要人们辨清善恶，识别忠奸。魏明伦认为，《变脸》所涵盖的思想内容跨越时空，表达了人类社会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能够激起不同肤色、不同国度人们的感应共鸣。^④

在'98上海国际艺术节川剧《变脸》新闻发布会上，魏明伦还宣称：《变脸》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雌雄论》，是他这篇毁誉参半、引起争议的杂文在银幕与舞台上的形象阐释。那篇杂文涉及当今伟人、大家，曾引起轩然大波，现在将其哲理化入水上漂与狗娃的故事中，若论《变脸》之成功，盖源于《雌雄论》。^⑤“鬼才”虽云“戏言”，实为“实话实说”。著名戏剧理论家余秋雨先生认为：“把剧作和杂文这两方面的成就加在一起，我们说魏明伦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峭然自立的大文化人，大概不算过分吧？魏明伦这10年来在剧作上的成功，很值得人们深思。中国文化如何面对国际，传统艺术如何面对现代？这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实践问题上，又首先不是取决于群体统一而是取决于个体创造。再复杂的文化难题，也总是从为数不多的标志性人物身上开始获得解答信息的。魏明伦显然已成为这样的标志性人物，值得理论家们投注更多的研究目光。”^⑥

(二)

道琴声声，莲箫阵阵，悠扬宛转的川江号子，伴着川剧高腔与弹戏的古调逸韵，交织出天府之国美妙的天籁：街头卖艺，庙会求子，川江行舟，“戏中戏”，还有那时的“卡拉 OK”——川剧“围鼓”，向当代观众展示出 20 世纪初叶的巴蜀风情，感应着绵延千古的精神节拍与生命律动，激起新老观众的强烈共鸣，平添魏氏剧作的辐射范围。

川剧《变脸》主要描写情同祖孙的老少两代：一个是浪迹江湖的民间艺人水上漂，一个是被多次拐卖的苦难儿童狗娃。“活观音”男旦梁素兰因戏结缘，穿插其间，在柳暗花明中使全剧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水上漂漂泊半生，总是企盼着“抱养”一个孙子传宗接代，继其衣钵。当他从人贩子手中买下狗娃，狗娃仿佛见到久别的亲人，“爷爷！”亲昵稚嫩的童声呼喊，直令水上漂心旌摇曳，惊喜参半。爷孙俩相依为命，其乐融融。直到水上漂被蛇咬伤，土法解毒急需童子尿时，他才发现狗娃原来是个假小子，爷孙俩同时出现巨大的感情逆转，“传男不传女”的封建传统观念，使他的精神濒于崩溃。由于命运的蓄意安排，也是剧作家的戏谑与调侃，在悲与喜、祸与福的两极转化之中，水上漂内心充满了东方式的灵与肉的剧烈冲突，在现实生活中也几度“变脸”：时而是面如笑佛的老爷爷，时而是假装矜持的穷老板，老少俩之间的爷孙情感蜕变为一般的雇佣关系。水上漂求神问卜，想抱孙子，谁料孙子给他带来一场灭顶之灾。

狗娃是剧中另一位主人公，前辈的创伤聚焦在她那纤小而敏感的童心上，使她过早地咀嚼回味人生的痛苦和感伤。剧作家借助“变脸”易性的乔装叙述，突出人物自身并不亚于男性的聪明与胆识，她跪地告状，悬梁鸣冤，人小翻大案。水上漂弥留之际，得到平反昭雪，狗娃再鸣天籁，大呼一声“爷爷”，使“老板”含笑九泉。魏明伦将影片的喜剧收场改为悲剧结尾，其旨不在渲染人物临死前对人生的渴望或悲叹，而是将死亡升华为悲怆的美，并作为对生的价值的重新肯定，在生命的轮回中彻底否定了“恶女喜男”的千年陋习，呈现出一种经历了怀疑或拼搏后大彻大悟者的静穆与安详，剧中流溢的诗情和哲思也更加绵邈沉郁。水上漂在生命尽头，忽觉云蒸霞蔚，置身一片虚静清远、超凡脱俗的禅境，一群狗娃在锣鼓与唢呐合奏中登场“变脸”，闪耀出一种自然的人性美和灿烂的生命之光。剧中人物与台下观众心灵交会，迸发出强烈的审美效应。是喜？是悲？悲一代艺人诀别人世，喜传统绝技后继有人。如果说，《易胆大》旨在表现善与恶之间的生死拼搏，《变脸》则着重开掘善与善之间的心灵碰撞，深刻揭示“爱”与“义”这一深邃主题，形象阐释人类社会生活的道德取向。

魏明伦曾自我调侃：川剧《变脸》碰到了“小儿科”，颇有点棘手。影片中的狗娃通过“蒙太奇”得到细腻入微的形象刻画，戏曲则要凭藉大量的唱词和道白。他翻阅了不少儿童读物，特别是四川的儿歌童谣，诸如“月亮走，我也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张打铁、李打铁”等等，在浓郁的巴蜀风情中渗透着沁人肺腑的儿童情趣。魏